

前言

郝百林

自从 1956 年秋有幸从苏联(今乌克兰)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矿山系转学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物理数学系,我一直怀有一种“归队”情感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我几次避开了卷入官场的遭遇,始终坚持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。然而,我从来不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。在中国社会时而波澜壮阔、时而万马齐喑的转型期,我从漩涡激流中努力发出声声吟啸。吟是低沉的叙述,啸是高亢的呼吁。我的话语文字,在第一线科研战士中有不少共鸣,当然也引起过某些人的不快。其实,在中国尚未彻底摆脱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语言环境中,我并没有机会把想到的都写出来,也没有可能把写出过的都发表。即使是发表出来的文字,对这种语言环境缺少体验的朋友,或许并不容易从字里行阅读出全部寓意。

三十年来由于科学书籍的撰写和出版,使我和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的潘国驹博士成为书笔之友。最近潘博士建议我把关于大陆科学研究环境的感怀文字结集出版。于是寻觅了一批从未发表过的旧稿,扫描了某些曾经付梓的短篇。所有文字分为七篇,每篇之内按时间排列;从 1977 至 2008,跨度计 32 年。

整理旧稿之际,意识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发表介质的变化。上个世纪所写的文章,全都来自纸面出版物;到了新世纪,增加了网络出版、博客文章和网络访谈。于是各种介质兼收并蓄,又追加了少许说明或后记,题名曰《负载吟啸录》。感谢潘国驹博士和国内外出版界的许多朋友,特别还要感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同意使用 2004 年收入《混沌与分形——郝柏林科普文集》的一些文章。在每一篇文字后面,也都注明了原始的出处。这两本集子,是一个物理工作者和出版界友人合作的纪念。

《负载吟啸录》虽然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历史时代的回声,但其中反映的许多问题并未成为过去。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、幅员广大、历史文化沉积深厚的大国。用物理语言表述,这样一个“动力系统”的“时间常数”必然很大,一切变革过程都需要耗时费力,许多问题要脚踏实地、长期奋斗才能解决。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。60 年前,我有幸同三千北京青年一起,在开国大典前的日子里,挥锹抬土清理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,并在 10 月 1 日肃立在广场上行礼注视冉冉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。作为一名科学和教育前线的负载战士,我见证了我国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,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。60 年来科学技术事业走过的弯路,大都与急功近利的政策相关。“客卿”们的高谈阔论容易受到重视,而每日每时在基层热土上操劳的实际工作者的呼声比较难以“上达天听”。然而,归根到底,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认识和解决的。拼搏在前

沿的负载战士们绝非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。谨把这本小书敬献给科学和教育第一线的战士，敬献给人民共和国的 60 周年！